基于一气周流理论探讨泻南补北法机理与临床运用

傅淑媚[1,2]，梁骏昊[1,2]，湛文灏[3]，田宁[2]

1.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2.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广东 佛山 528000
3. 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0

［摘要］基于黄元御一气周流理论，探讨《难经》泻南补北法的机理与临床应用。通过解析一气周流理论中中土斡旋、四维轮转的动态模型与《难经》第七十五难中四方藏象的病机论述，提出中土-四方模型为泻南补北法与一气周流共同的理论模型。笔者认为东方实、西方虚的病机本质为中焦失运，致木火升发过亢、金水敛降不足，气机升降失衡，水火不交，故治以泻南补北法，泻南方心火以平肝木之亢逆，补北方肾水以滋肺金之虚损，实则通过调节中土枢轴恢复四维周流。泻南补北法通过调和中土-四维气机的升降出入，为一气周流理论提供了实践路径，两者均以执中央以驭四旁为旨归，彰显中医整体观下动态平衡的诊疗智慧与辨证施治的灵活性。

［关键词］一气周流；泻南补北法；中土-四方模型；中医整体观；黄元御；《难经》
［中图分类号］R22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6-7415（2025）16-0171-06
DOI：10.13457/j.cnki.jncm.2025.16.033

Exploration on Mechanism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ethod of Draining the South and Supplementing the Nort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Qi Circulation

FU Shumei[1,2], *LIANG Junhao*[1,2], *ZHAN Wenhao*[3], *TIAN Ning*[2]

1.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2.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shan Guangdong 528000, China; 3.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0, China

Abstract: Explores the mechanism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of draining the south and supplementing the north based on HUANG Yuanyu's theory of qi circulation. By analyzing the dynamic model of the central earth's mediation and the four-dimensional rotation in the theory of qi circulation, as well as the pathogenesis discussion of the four-directional visceral manifestations in the 75th chapter of the *Nan Jing* (The Classic of Difficult Issues), the authors propose that the central earth-four directions model is the common theoretical model for both the method of draining the south and supplementing the north and the theory of qi circulation.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pathogenesis of excess in the east and deficiency in the west lies in the dysfunction of the middle energizer, leading to excessive ascent of wood and fire and insufficient descent of metal and water. This imbalance in the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qi results in the non-interaction between water and fire. Therefore, the treatment method involves draining the heart fire in the south to calm the hyperactive liver wood and supplementing the kidney water in the north to nourish the deficient lung metal. Essentially, this method aims to restore the four-dimensional circulation by regulating the central earth axis. The method of draining the south and supplementing the north harmonizes the ascending and

［收稿日期］2025-02-23
［修回日期］2025-05-23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9年度中医药专款项目（GZY-KJS-2019-002）
［作者简介］傅淑媚(1998-)，女，硕士研究生，中医师，E-mail：1033381907@qq.com。
［通信作者］田宁（1978-），男，博士，主任中医师，E-mail：acufrog@126.com。

descending qi of the central earth and the four directions, providing a practical pathway for the theory of qi circulation. Both approaches emphasize the central regulation to control the periphery, highlighting the wisdom of dynamic balance and the flexibility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in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Qi circulation; Method of draining the south and supplementing the north; Central earth-four directions mode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cept of holism; HUANG Yuanyu; *Nan Jing*

泻南补北法是《难经》中治疗以肝实肺虚为病机的治法之一，通过泻心火、补肾水，达到平肝木、滋肺金之效。一气周流是清代医家黄元御根据《黄帝内经》等经典总结并提出的一种思想，其认为人体中气遵循左升右降方式运行，如环无端。笔者认为，泻南补北法与一气周流理论存在相同的理论模型，两种理论关系密切，可以互相印证与补充。本文从黄元御一气周流理论出发，对泻南补北法进行解读并拓展。笔者认为泻南补北法针对的病机属肝实肺虚，肝阳上亢，引动君火，火邪犯肺，肺金不降，肾水乏源，因此治以泻南方心火，使肝木之气有路升发而不壅滞，补北方肾水，使肾水充盈以节流肺金，减少肺金之气消耗，使气机复畅，最终东西灌流，南北共济。从一气周流视角理解泻南补北法，既能丰富《难经》泻南补北法的理论解读，也能为一气周流理论增加临床实践的抓手，为临床应用带来启迪。

1 一气周流理论概述

黄元御以气化理论为核心，秉承着《黄帝内经》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提出了一气周流的学术思想，该思想集中体现在著作《四圣心源》中，毛文艳等[1]将其概括为：木火升，金水降，土在中间转。何谓“一气”，《四圣心源·天人解》云“阴阳肇基，爰有祖气”“祖气之内，含抱阴阳，阴阳之间，是谓中气”，一气者，中土之气也。何谓“周流”，《素问·六微旨大论》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四圣心源·天人解》载：“枢轴运动，清气左旋，升而化火，浊气右转，降而化水。”“中气左旋，则为己土，中气右转，则为戊土，戊土为胃，己土为脾。己土上行，阴升而化阳，阳升于左，则为肝，升于上，则为心；戊土下行，阳降而化阴，阴降于右，则为肺，降于下，则为肾。肝属木而心属火，肺属金而肾属水。是人之五行也。”即人体中气以脾土左升推动肝木左升至心火，以胃土右降促使肺金右降至肾水，胃土斡旋衔接脾土，使水火得济，周而复始，人体内气机循环有序而不停滞，不断推动人体的生长发育、脏腑的功能活动。黄元御将《黄帝内经》中天地阴阳之气升降沟通的路径具象化，通过“升之过半”“降之过半”等将阴阳气机动态化，区别于传统对阴阳的静态和割裂的描述[2]。

2 泻南补北法概述

泻南补北首见于《难经》第七十五难：“经言，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原文精简而深奥，后人因此对本篇的解读和发挥莫衷一是。原文指出肝实肺虚的证候，即东方实、西方虚，治疗应采取泻南方、补北方的策略。泻南补北是源自五行理论生克、乘侮关系的一种治法。《难经·七十五难》中“子”与“母”的含义是医家们探讨最多、分歧最大的点，如何理解“子”“母”关乎如何理解泻南补北法的本质。有医家认为，“子”指木之子(火)，“母”指木之母(水)，根据传统五行生克理论，当泻火(木之子)时，一方面通过子盗母气泻肝木，另一方面能减少水克火时自身的消耗，此为子能令母实；当补水(木之母)时，一方面通过补水减少肺金的损耗，另一方面水强更能克火，此为母能令子虚[3-4]。《难经·七十五难》中提到：“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胜火。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故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虽道明“木之子”与“木之母”，但并非直接承接“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两句话并无直接的逻辑关系。肝木之母肾水能令肝木之子心火虚尚能理解，但肝木之子心火能令肝木之母肾水实难以解释。反而“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通过“故”字连接了后文“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

平木也”。因此笔者认为“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可以理解成朴素的省略和互文手法：①“子实能令母实，子虚能令母虚，母实能令子实，母虚能令子虚”，此处“实”和“虚”均为形容词，东方肝木和西方肺金的充实(或虚弱)，能令南方火心和北方肾水充实(或虚弱)。此即治疗前“东方实，西方虚”的病理状态。②“实子能令母实，虚子能令母虚，实母能令子实，虚母能令子虚”，每小句第一个“实”和“虚”作动词，削弱(或强化)南方心火，能令东方肝木虚弱(或亢盛)；强化(或削弱)北方肾水，能令西方肺金充实(或虚弱)。此即“泻南方，补北方”的治疗缘由。故此，泻南方令心火虚后，东方肝木也可以转虚(而不实)，补北方肾水实后，西方肺金也能充实(而不虚)，达到“金、木、水、火、土，当更相平”。

3　一气周流理论与泻南补北法的关系

3.1　中土-四方是一气周流理论与泻南补北法共同的理论模型　中土-四方模型源自土枢四象理论[5]，即东方为木，西方为金，北方为水，南方为火，中央为土，其相关论述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太阴阳明论》载：“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着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难经》第十八难“土主中宫，故在中部也”，第七十五难“东方肝也，则知肝实；西方肺也，则知肺虚。泻南方火，补北方水”。无不揭示着五行各有方位。黄元御感《黄帝内经》《难经》真机，得圣贤巧思，将土枢四象的运动过程具象化，提出“中气者，阴阳升降之枢轴，所谓土也”“阳升于东，则温气成春，升于南，则热气成夏；阴降于西，则凉气成秋，降于北，则寒气成冬”。一言以蔽之，左路之木火升发，右路之金水敛降，脾胃中土之气斡旋，此即一气周流。张涅[6]认为五行最早源于“中央与四方”的“五方”认识，这种五行被认为是“有中心的五行”，后来在“五材”学说与战国邹衍“五德终始说”影响下，“五行”学说演变成相生相克的“无中心的五行”，并且逐渐成为古代中国的思想范式。“无中心的五行”多用于表示数量以五为尊，亦多用于将事物之间建构关系。黄元御挑战当时主流的无中心的五行生克思想，认为“土为四象之母，实生四象”，水、火、金、木四象，实乃中气升降浮沉之变化。中土-四方模型打破无中心的五行循环，回归中土-四方的五行模式，较无中心五行更贴合临床。而泻南补北法同样重视方位关系，对于四方与四象的描述符合中土-四方的五行观，故笔者认为泻南补北法与一气周流理论具备共同的理论模型。

3.2　中土-四方模型并非不言相克　《难经》第七十五难中明确提出“木欲实，金当平之”“水欲实，土当平之”“水胜火”的五行相克关系。黄元御并未否认五行相克的意义，在《四圣心源·天人解·五行生克》中亦道明“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而黄元御在传统五行生克的基础上已然作了进一步发挥“其相生相克，皆以气而不以质也，成质则不能生克矣”“土为四象之母，实生四象，曰火生土者，以其寄宫在六月火令之后”“土寄位于西南，南热而西凉，故曰火生土，土生金也”“相克者，制其太过也”。《难经》原文中“水胜火”是泻南补北法成立的前提之一，黄元御则通过一气周流理论将其具象化，通过增强右路金水敛降之力制约左路木火升发过亢，达成南北东西平调。

在有中心的五行观中，五行相克并非简单的单向克制，而是通过中土枢轴的调控，转化为四维气机(木、火、金、水)升降循环中互相制衡的负反馈机制。中土-四方模型的相克观，是以土生四象、四象轮转、子母相互影响为基础，不离《难经》“金、木、水、火、土，当更相平”之意。

3.3　一气周流为泻南补北法丰富了理论依据　中土-四方模型不着眼于五行的传统生克关系，中土之气沿“东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东方木”的路线左升右降循环，结合前文“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的互文手法，不难理解在一气周流理论中的母子关系应当是上下游关系，上游为母，下游为子。东方木为南方火的上游，南方火为西方金的上游，西方金为北方水的上游，北方水为东方木的上游。

3.3.1　肝木升发过旺、肺金敛降不足是应用泻南补北法的病理基础　《难经》在提出泻南补北时先以“东方实，西方虚”引出，这句话点明了泻南补北的基础是肝实肺虚，后答以“金、木、水、火、土，当更相平”，说明了脏腑气血环流平衡的重要性，要理解泻南补北法的机理，应先分析肝实肺虚的病机。肝阴肝阳互相制衡，当肝阴亏损，肝阳失以制衡而

上亢，即肝疏泄升发太过，此乃肝实。而肝阳上亢则火及连心，心肝火实则刑肺金，肺受火邪之贼压制渐虚；另一方面肝阴损耗需肾水涵养，肺金之气为肾水所夺，使得肺金愈虚，肺虚则肃降功能亦弱，此为“东方实，西方虚”的由来。《四圣心源·天人解·气血原本》中记载“午半阴生，阴生则降，三阴右降，则为肺金，肺金即心火之清降者也”“子半阳生，阳生则升，三阳左升，则为肝木，肝木即肾水之温升者也”。若三阴不足，则使心火无以右降，故壅滞在上，同时也会导致肾水失敛，肝木升发无度。因此笔者认为在一气周流视角下肝实肺虚的病机表现为肝木升发过旺、肺金敛降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阴分不足，则阳不得降。

《四圣心源·六气解》中多处提到“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郁”“木中温气，生火之母，升则上达而化火，陷则下郁而生热”。《四圣心源·劳伤解》中论气病时，在气滞篇只言“肺气不降”，在气积篇只言“肝气下郁”，纵观《四圣心源》均未提及肝升太过，肝木之病只言郁而不发，为何肝实不指肝郁之意？张盼盼等[7]认为“肝实肺虚”亦当分“肝阳实肺阴虚”或“肝阴实肺阳虚”，泻南补北适用于肝阳实、肺阴虚的情况，与笔者认为泻南补北法针对的肝实肺虚当属肝木生发太过之肝阳上亢而肺虚不降观点一致。

3.3.2 中土健运、脾升胃降是泻南补北法成立的前提 笔者认为，人的一身之气机可分为内外两个循环，肝心肺肾为外循环，脾胃为内循环，内循环为一身气机的核心，推动着外循环的运行，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四圣心源·天人解·气血原本》曰：“肾水温升而化木者，缘己土之左旋也，是以脾为生血之本；心火清降而化金者，缘戊土之右转也，是以胃为化气之原。”肝木携脾土升清之气上升，胃土助肺金肃静之气敛降，一升一降，至心、肾两极处，兼之胃土衔接脾土之气助气转运，气得接续，周而复始，五脏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相互推动，共同构成人体的气机。《四圣心源·劳伤解·中气》曰：“脾升则肾肝亦升，故水木不郁；胃降则心肺亦降，故金火不滞。”正常的内循环应当是中土健运、脾升胃降。《四圣心源·六气解·六气偏见》云：“中气旺则戊己转运而土和，中气衰则脾胃湿盛而不运。”中气分阴阳，阴阳分四象，四象变动实为中气升降沉浮，枢转则气行，泻南方才得以平上游之木气，补北方才得以充上游之金气。湛文灏等[8]认为调畅中焦气机的升降，使中气复旺，以促四维轮转，能使四维相平事半功倍。

3.3.3 泻心以平肝、补肾以实肺是泻南补北法的治疗目的 泻南补北法的病理基础是东方实（肝木升发过旺）、西方虚（肺金敛降不足），使气血充旺于东方的下游南方，而匮乏于西方的下游北方，导致南方实，北方虚，这可以理解为是应用泻南补北法的直接原因，同时泻南方后，上游东方气血不再壅滞，补北方后，上游西方气血不再流失，肃降功能得以复旺，外循环渐渐重回秩序。因此《四圣心源·劳伤·中气》提到“平人下温上清者，以中气之善运也”，此即泻南补北后，东西相平，气机通畅，肾水上滋，心火下温，水火既济的理想状态，其前提和基础是中气善运，即中土健运、脾升胃降。此外，王莉等[9]提出需以肝实肺虚的病情程度选择治法，肝实不引起他脏发病时，可用佐金平木法以泻肝；肝实肺虚已病及他脏时，宜用泻南补北法，取治病求本之意。泻南补北是古人治疗肝实肺虚的重要治法，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恢复一气周流的通畅。

3.4 泻南补北法是一气周流的实现途径之一 当东方实，西方虚时，气血壅于南方而亏于北方，因此通过泻南补北法泻南方以疏其上游东方，补北方以充其上游西方，使一气周流重归于平衡。除了东方实，西方虚以外，《难经》中并无论述四方或中央的其他偏颇，故笔者基于中土-四方模型试探讨东方虚，西方实的病理状况。

《四圣心源·厥阴风木》曰“水寒土湿，不能生长木气”，脾土湿则阳气无以启，木气抑遏无以升发。《四圣心源·阳虚》又进一步阐明“脾陷而肝木不生，温气颓败，则阳无生化之原。脾陷之根，因于土湿，土湿之由，原于水寒”。若见东方虚，肝木不升，即知是源于脾土湿盛无法左旋升阳，而脾土湿又因肾水寒。另一方面，《四圣心源·消渴根源》提到“木虚则遏抑子气于母家，故疏泄不行”，即肝木不升则无以启封蛰藏的肾水，寒湿沉积于北方，壅于西方肺，而出现肺气不降的西方实表现。水之阳根不发，木之温气不化，故上下俱寒。其根源在脾肾阳虚，寒积湿聚，中气藏而不发，陷而不运。《四圣心源·消渴根源》亦给出治法：“桂附苓

乌汤(茯苓三钱；泽泻三钱；桂枝三钱；干姜三钱；附子三钱；龙骨三钱，煅，研；牡蛎三钱，煅，研；首乌三钱，蒸)，宜苓、泽泻湿燥土，姜、附暖水温中，桂枝、首乌达木荣肝，龙骨、牡蛎敛精摄溺。”《四圣心源·中气》所谓“泻水补火，扶阳抑阴，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即泻肾水，燥脾土，补心阳，笔者称之为泻北补南法。

4　病案举例

张某，女，34岁，2024年4月19日初诊。主诉：失眠1年。患者平素脾气急躁，怕冷怕热，稍自汗，饮食偏辛辣油腻，进食辛辣后腹泻，易便秘。平素月经不规律，月经后期，经期偏长，稍有痛经，量少，无血块，经期前游走性头痛，小腹痛，乳房胀痛，腰酸，1年前开始出现入睡困难，眠浅易醒，梦多，醒后自觉疲倦，故来诊。刻诊：入睡困难，眠浅易醒，梦多，醒后觉困倦，胃纳尚可，易腹胀，大便质黏，小便可。舌淡红，少许芒刺，苔薄白腻。脉弦细，尺脉弱。中医诊断：不寐(肝实肺虚，脾胃亏虚证)。治法：和解少阳，清肝健脾，镇惊安神。予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处方：柴胡10 g，熟党参10 g，姜半夏10 g，黄芩10 g，桂枝10 g，茯苓15 g，黑枣10 g，白芍10 g，生龙骨30 g，生牡蛎30 g，知母10 g，炒酸枣仁10 g，白术10 g，蒸陈皮10 g。7剂，每天1剂，水煎服，午饭与晚饭后分服。

2024年4月26日二诊：患者有困意但仍入睡困难，眠浅易醒，梦多，醒后自觉疲倦，午睡2～3 h，身体困重、黏腻感，胃纳尚可，无腹胀。余症基本同前。舌淡红，少许芒刺，苔中后部白腻，脉沉弦细涩，寸脉稍大，尺脉弱。考虑初诊思路略有收效，遂进一步治以泻南补北法，泻心平肝，补肾益肺，并加大健运中土的力度，予交泰丸合六味地黄丸加减，处方：黄连10 g，肉桂3 g，熟地黄15 g，盐山萸肉10 g，山药10 g，牡丹皮10 g，茯苓15 g，泽泻15 g，熟党参10 g，白术15 g，砂仁10 g，黄柏10 g，炒酸枣仁10 g。3剂，每天1剂，水煎服，午饭与晚饭后分服。

2024年4月30日三诊：患者睡眠较前好转，入睡较前容易，无梦，因照顾小孩夜醒1次，醒后可入睡，睡醒后精神好转，日间疲乏感明显，午睡质量改善，身体黏腻感、困重较前改善，现头重、颈部酸累明显。腹胀较前缓解。舌淡红，少许芒刺，较前减少，苔中后部白腻，脉沉弦涩，左寸、右关稍大。二诊方易熟党参为生晒参10 g，加黄芪10 g，当归10 g，甘草5 g。7剂，服法同前。

2024年5月8日四诊：患者头重、颈部酸累明显好转，眠尚可，因照顾小孩夜醒1次，醒后可入睡，白天稍困倦，矢气增多，口干口苦，喜热饮，进食辛辣后无腹泻，大便每天1次，成形无质黏。舌淡红，舌尖稍红，苔薄白，脉稍沉涩，右寸、左关稍大。三诊方加黄芩5 g，7剂，服法同前。

患者后续未再复诊，1个月后电话随访睡眠质量改善，白日疲乏减轻，1～2天排便1次，未见腹胀、便秘、腹泻。基本回归正常生活。

按：《素问·六微旨大论》云“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患者失眠、经乱、便溏、便秘交替，实乃中土失枢、升降悖逆之候。《四圣心源》谓：“脾升则肝肾亦升，胃降则心肺亦降。”肝木左升赖中气斡旋，肺金右降凭胃气通降。金水亏虚，敛降无权，肺卫失固而自汗、倦怠，尺脉虚弱体现肾水不济，肝阳无以制约使木实过亢，化热上冲，循经上扰则见经前乳胀、游走头痛，舌尖芒刺；患者嗜食辛辣，湿热壅遏中焦，致枢轴滞涩，又兼肝旺乘脾，土虚木贼，故见进食辛辣后腹泻，土虚失运则易腹胀、便秘，且大便质黏，如《医宗金鉴》所论：“肝气实而脾气虚，故痛而兼泄。”此即东方实、西方虚之病机，木亢金衰，水火不交，一气周流失常，初诊以肝胆少阳为要，方予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调和少阳，仅调左路木，未调南北，虽有柴胡、黄芩疏肝清热，生龙骨、生牡蛎镇惊安神，然患者肝木升发过亢，气机壅滞南方，南方亢扰未得清泻，北方亏耗不充，西方敛降不足，且复中土之力稍欠，中土湿浊壅滞未解，痰湿胶结，故二诊时虽失眠诸症略有改善，但身体困重、苔腻加重。黄元御言：“中气不运，升降反作，清阳下陷，浊阴上逆。”《医贯》亦云：“欲降肺金，先补肾水；欲平肝木，先泻心火。”二诊方以交泰丸为枢，黄连苦寒直折南火，肉桂辛热引阳归原；六味地黄丸三补三泻，熟地黄、盐山萸肉滋北水以敛木之勃亢，茯苓、泽泻降浊阴以助金，牡丹皮清透木火以泄左路，熟党参、黄芪、白术健中运枢，加入砂仁醒脾化湿，湿去则中气运

而升降复旧。三诊见诸症改善，但仍有明显疲乏感，遂易熟党参为生晒参，加大益气补中的力度，针对头颈酸重又增黄芪、当归，促土旺木和筋荣。四诊见口干口苦，右寸、左关脉大，此右路未畅，加黄芩清胆利降，合黄柏成苦辛通降之势，助肺胃之气右降。至此中土复运，四维得调。全案以中土-四方为纲，泻南补北为目的，执中央以驭四旁，终使一气周流复其环转，阴阳交泰而寤寐自安。

[参考文献]

[1] 毛文艳，杜武勋．黄元御一气周流理论探析[J]．江苏中医药，2016，48(3)：6-8.
[2] 刘志梅，肖长国．《四圣心源》“一气周流”理论探讨[J]．山东中医杂志，2011，30(6)：365-366.
[3] 陈芒华，范郁山．浅析泻南补北法[C]//中国针灸学会．2006中国针灸学会临床分会第十四届全国针灸学术研讨会针药结合论坛，2006：2.
[4] 李君临，杨娜婷．《难经·七十五难》浅析[J]．中医学报，2020，35(4)：761-764.
[5] 陆建武．《四圣心源》“一气周流，土枢四象”体用观的学术研究[D]．兰州：甘肃中医药大学，2017.
[6] 张涅．先秦“五行”说的两种类型及其发展轨迹[J]．管子学刊，2025(2)：21-33.
[7] 张盼盼，王琪，蔡青，等．《难经》“泻南补北”浅析[J]．湖南中医杂志，2014，30(10)：17-18.
[8] 湛文灏，谢韬，李停，等．泻南补北法中兼护中土的探讨[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25，49(1)：22-25.
[9] 王莉，吴艳．《难经·七十五难》泻南补北法辨析[J]．湖南中医杂志，2018，34(9)：130-131.

（责任编辑：刘迪成）